



高寶書版

THE HUNT FOR
ATLANTIS
by
Andy
McDermott

波塞頓印記

一個手持三叉戟的神祇印記，
竟分別出現在巴西、伊朗與西藏的山洞裡，
讓一個原本只存在於傳說中的古代文明，
成了足以改變人類世界的現實！

安迪·麥克德默特 著 林維頤 譯

WETA

THE HISTORY OF
ATLANTIS

THE HISTORY OF
ATLANTIS

THE HISTORY OF
ATLANTIS

THE HISTORY OF
ATLANTIS

THE HISTORY OF
ATLANTIS

波塞頓印記

The Hunt for Atlantis

安迪·麥克德默特 (Andy McDermott) ©著

林維頤◎譯

波塞頓印記

The Hunt for Atlantis

作者：安迪·麥克德默特 (Andy McDermott)

譯者：林維頤

編輯：李國祥

校對：施怡年

出版者：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

網址：gobooks.com.tw

電話：(02) 27992788

E-mail：readers@gobooks.com.tw (讀者服務部)

pr@gobooks.com.tw (公關諮詢部)

電傳：出版部 (02) 27990909 行銷部 (02) 27993088

郵政劃撥：19394552

戶名：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發行：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Printed in Taiwan

初版日期：2009 年 1 1 月

THE HUNT FOR ATLANTIS by ANDY MCDERMOTT

Copyright © 2007 by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 2007 by Andy McDermo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Ltd (Hodder Headline P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凡本著作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如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波塞頓印記 / 安迪·麥克德默特(Andy McDermott)著；林維頤譯。-- 初版。-- 臺北市：高寶國際出版：希代多媒體發行，2009.11
面；公分。-- (文學新象；TN145)
譯自：The hunt for Atlantis
ISBN 978-986-185-405-2(平裝)

873.57

98023882

序幕 西藏

太陽還沒從喜馬拉雅山的峰頂升起，但亨利·韋德早已醒來。他已經醒來兩個小時了，為的就是等著看曙光照亮峰顛的那一刻。

其實應該不只兩小時了，他想，感覺上像是過了許多年，又或者像一輩子那麼久。一開始只是少年時期的好奇心，其後漸漸變得……他猶豫著是否該用「著魔」這個詞，但事實的確如此。因為著魔，他在大學時期經常被人嘲弄、訕笑；因為著了魔，他耗盡了他大半輩子所賺來的錢。

可是他提醒自己，也是因為著了魔，才讓他得以結識他生命中最出色的兩個女人之一。

「還有多久才日出？」那緊裹著厚毛皮外套依偎在他身邊，已經跟他做了快二十年夫妻的蘿拉問道。他們是在唸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時認識的。他們老早就注意到彼此——亨利是個身高六呎四吋的金髮帥哥，蘿拉是個有頭亮紅到不像真髮的紅髮女郎，要他們不注意到彼此是不可能的——不過，一直到亨利在課堂上被教授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嘲弄他將自己熱衷的事物作為論文主題的那天，他們才開始有了交談。蘿拉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只有四個字，但是那四個字就已經讓他在當下愛上她了。

那四個字就是：我相信你。

亨利看了看手錶後說道：「隨時。」然後他溫柔地環抱著她，「我真希望妮娜也能在這裡和我們一起欣賞曙光。」妮娜是他們的女兒，也是他生命中最出色的兩個女人中的另一個。

「你把探險行程訂在她要考試的時候，就是會有這樣的結果。」

「別怪我，要怪就怪中國政府吧！我想下個月再來，可是他們不同意，他們說要嘛就這個時間，不要就拉倒……」

「親愛的……」

「嗯？」

「我是在開玩笑，我並沒有怪你。我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但是，是的，我也很希望妮娜在這裡。」

「收到一張從須勞當¹寄來的明信片，並不能算是公平的補償，對吧？」亨利嘆了口氣道。

「我們以前去哪裡都帶著她，卻一次又一次走進死胡同裡，而這次我們終於找對了線索，她卻不能來！」

「我們『覺得』找對了線索。」蘿拉糾正他。

「我們馬上就會知道答案了，不是嗎？」他指了指在他們眼前的景致。三座大小差不多，頂峰覆蓋著皚皚白雪的山峰，凸出於他們紮營的這片高低起伏的高原之上。此刻，他們被籠罩在山峰東側的大範圍陰影裡，可是一旦太陽升起，景象將會改變。如果他們所獲得的情報都是真的，那麼這種改變將會是驚人的改變……

亨利站起來，把一隻手伸給他的太太，將她拉起。她站起時，口中呼出的熱氣化為一股白煙。他們所在的高原約海拔一萬英尺，空氣之稀薄、冰冷，是他們全不曾經歷過的，不過這樣的空氣也

1 須勞當為音譯，原文是 Xulaodang。

同樣純淨、澄澈。

不知怎麼的，亨利直覺他們即將找到他們長久以來一直在找尋的東西。

第一道曙光落到了那三座峰頂上。

更確切地說，是落到了其中一座上，一道燦爛的金光從中央那一座峰頂的皚皚白雪上迸射開來，就像液體一樣，晨光緩緩從山巔流洩而下；另外兩邊的那兩座山則由於光線被大範圍阻絕開來，所以仍舊陷在陰影之中。

「是真的……」亨利輕聲說道，語氣中充滿了敬畏。

「對我來說，那看起來就像是一座金色山峰。」蘿拉的語氣中就少了點虔敬。

在轉過頭繼續欣賞這美麗的景象之前，他給了她一個微笑。整座山幾乎在金色的晨曦裡發熱了。「他們是對的。要命，他們是對的！」

「就某方面來說，這幾乎有點令人沮喪，」蘿拉說，「那批納粹先鋒隊在超過五十年前就首先知道它了，而且距離找到它就只差那麼一點點。」

「他們沒能找到，」亨利緊了緊下巴道，「但我們會。」

「金頂」一直以來都只是個傳說，一個古老的民間傳說，而今，它是可以成就他人生的最後一塊拼圖。他不確定他在那兒找到的會是什麼，不過他可以確定的是，那將會提供他所有以達成他最後目標的東西。

那個最古老的傳說。

亞特蘭提斯。

在朝陽升高到足以照射旁邊另兩座山峰的峰頂之前，金頂上耀眼奪目的景象僅僅持續了一分鐘。在那一群隊伍開始攀上山峰東側的斜坡上時，太陽已經高懸過頭頂了，因此此刻群山早已擺脫陰影，金頂也在烈日的照射下，與附近的山峰再無任何明顯之處可以辨別了。

這支探險隊的成員共有七人，三名美國人與四名西藏人。這四名西藏人是受雇為挑夫跟嚮導的，但儘管對這一帶十分熟稔，他們在看到傳說成真時，也跟這幾位外國人一樣感到不可思議。以西藏來說，這一帶既荒涼又孤絕，但亨利知道，他們有可能是唯一目睹剛才那一幕的西方人。

除非，導引他們至此的那批人先來過這裡了。

亨利發出指令，讓大家休息一下。在其他人心懷感謝地掃去石頭上的雪，並坐下來休息時，亨利打開背包，從其中一個袋子裡取出一個薄薄的文件夾。當他輕拂著那幾張加了護頁的文件時，蘿拉走近他身旁。

「又要再看一次？」蘿拉輕笑著說，「我還以為你都已經記在腦海裡了。」

「德文不是我的強項。」亨利邊尋找著那張特殊文件，邊提醒她道。那是張被時間、溼氣弄得褪了色與髒汙的紙。

這份祕密文件來自隸屬於希特勒黨衛軍，由海利希·辛姆萊（Heritage Himmler）直接統帥的德國歷史遺產學會，並被發現藏於德國北部韋維爾斯堡的一個地下室磚牆後。黨衛軍將總部設在

2 德國歷史遺產學會，德文 *Altenreihe*，英文為 *the German Ancestral Heritage Society*。這個組織專門從事神祕古傳說、寶藏、超自然神祕力量……等的研究、探查與挖掘，其成立宗旨與最初目標是想透過考古取得佐證，證明亞利安種族優勢理論。

3 韋維爾斯堡·Wewelsberg Castle。

韋維爾斯堡，而這個納粹組織專門從事神祕傳說與超自然神祕力量的研究。大戰末期，高層下令摧毀這座古堡以及保存的檔案資料，但是有些人選擇違反命令，將資料藏匿起來。

而現在，這份資料落入了亨利手中。

去年，亨利的一位老友，同時也是同行的本德·賴斯特曾向亨利透露這個發現。本德·賴斯特將所發現的絕大多數文件都交給了德國政府，但因深知亨利對亞特蘭提斯有多著迷，他冒著極大的風險，將跟亞特蘭提斯有關的資料偷偷留下來交給亨利。他們雖然是朋友，不過這些資料可不宜，但亨利知道他的每分錢都花得很值得。

使用納粹的資料進行研究，其實亨利的心很不舒坦，因此這件事他沒有告訴女兒，只告訴蘿拉及探險隊的另一名美國成員。但他也知道，沒有這些資料，他根本找不到亞特蘭提斯。而在大約半世紀前，納粹發現了一些足以讓他們直接抵達尋寶路徑盡頭的事情。

大約在一九三〇年代，甚至是歐洲戰事如火如荼的一九四〇年代，德國歷史遺產學會仍組織了探險隊到西藏來。在納粹決策高層的命令下，極北之地學會的成員辛姆萊，前後共派遣了三支探險隊到亞洲探查。

極北之地學會相信喜馬拉雅山底下有座由傳說中亞特蘭提斯後裔所建的地下城市，而他們與純種亞利安人享有共同血緣。然而，這些探險隊雖然對西藏的歷史淵源多所發現，但對亞特蘭提斯卻一無所獲，只能空手而回。

不過，亨利手上的文件卻指出實際上有四支探險隊來探查過。這第四支探險隊，連希特勒都

被蒙在鼓裡。

原來，希特勒並不像他的部下們對傳說那麼相信，到了戰爭越來越白熱化的時候，他決定與其把資源花在千里迢迢去追尋古老傳說的探險隊身上，倒不如有效運用在武器與軍備上還來得比較實際。

可是辛姆萊是個忠貞的信徒，而德國歷史遺產學會的發現也讓他相信傳說被證實是指日可待的事。

這個事實讓亨利非常驚愕，因為他跟蘿拉也是這麼想的，只是他們已經晚了半個世紀。將成百上千條歷史線索拼湊起來後，許多微小證據終於像拼拼圖一樣拼出了一個完整樣貌，因此十年前他們帶著女兒來到摩洛哥的一處海邊。一如亨利所希望的，他們在非洲沙灘下發現了一個先民遺址，只是他們的欣喜很快變成失望，因為他們發現有人早了他們一步，除了幾件毫無用處的東西外，那地方早已被清空了。

現在亨利知道那兒是被誰清空的了。

納粹早已拼湊出謎底，並派了一支探險隊去摩洛哥。他手上的德國歷史遺產學會文件對於探險隊發現了什麼只有一些提示，可是文件上卻顯示他們派遣了另一支探險隊去到了南美洲。探險隊在南美洲有什麼發現，文件中沒有提及，但是卻明確指示出那次探險的最後結果——納粹抵達西藏，來到了金頂上。

到了這裡。

「我真希望我們能有更多的資料，」亨利抱怨著，「我真想知道他們在南美到底發現了什麼。」蘿拉拿起其中一張紙。「我們已經得到夠多資料了，他們帶我們到了這麼遠的地方。」她唸出

那張破爛汗損紙片上的一句話，「金頂，在兩座黑山間，被旭光燃亮。」她抬頭看了看眼前的山峰說：「要我說，我會說這裡符合條件了。」

「那是到目前為止。」亨利檢視著文字道。雖然他已經看了幾百、幾千遍了，但他還是再看了一次，以確定解讀無誤。

他沒弄錯。就是這個地方。

「那麼，入口應該在『月徑』的盡頭……不管那是什麼。」亨利透過望眼鏡環視周遭景色，除了岩石與雪之外，什麼也沒有。「為什麼古老的傳說總是要使用隱諱的詞語？那是說通往月亮的路，還是說順著月亮運行的軌道？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看起來像月亮。」蘿拉若有所指地說，「更明確地說，是輪新月。」

「妳為什麼會這樣想？」他朝山脈望去，仍然看不出有什麼像月亮的東西。

「因為……」蘿拉邊抬手輕輕拉下他面前的望眼鏡，邊說：「我可以看到它就在我的眼前。」

亨利眨眨眼，思索她說的話……直到他也看到了。

它一直就在他眼前，但他太在意去尋找微小的、特殊的細節，導致他竟沒注意到如此巨大的一幅畫面。

他們前方有一條長長彎彎的路徑，先是往左彎，在連綿繞向右側之前，又上升到山峰側面，最後終止於一塊寬闊的岩石之上。對照周邊黑色的岩石與散布的雪堆，那路徑是一條幾乎完好如初的純白色新月形狀，並指出更平坦、平順的一塊地面。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之前居然沒注意到這一點。

「蘿拉？」

「嗯？」

「就是這種時候我會很高興自己能和你結婚。」

「對，我知道。」他們相視一笑，並深情一吻。分開後，蘿拉問道：「所以，你覺得那兒有多遠？」

「或許一英里吧……大約高五百英尺，還挺陡的。」

「如果古亞特蘭提斯人能穿著草鞋爬上去，我想我們穿著登山靴應該也可以。」

「我也這麼想。」亨利把文件夾放回背包裡，然後朝休息中的探險隊員們揮手。「好啦，就是這樣，我們上路吧！」

那條月徑比想像中的還要難走。白雪覆蓋住了斜坡上鋪滿粗石的路面，使得每一步都暗藏危險。

等眾人到達巨石上，太陽已經攀過了山峰頂端，使得整個東側全落入了陰影中。

當亨利轉身協助蘿拉走完月徑的最後幾步時，他一面掃視四周，這才發現濃厚的積雲從北面滾滾而來。這一路爬上來，他都沒有注意到天象，可是此刻氣溫已明顯降低下來了。

「天氣轉壞了嗎？」蘿拉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

「看來我們會遇上一場暴風雪。」

「太好了，幸好暴風雪開始之前我們就爬上來了。」蘿拉看了看石坪，這兒最窄的地方也有十多碼寬，就像在山的表面上硬生生開了一個口。「在這裡紮營應該不會有困難。」

「叫那些嚮導們在天氣還沒變壞之前趕快紮營。」亨利說。這兒是月經的盡頭，這塊石坪上方的岩石陡峭到足以使用適當的攀岩工具。而那不成問題，因為他們有必要的設備，但是如果德國歷史遺產學會的那幾張文件是正確的話，他們根本不需要那些東西……

轉達完命令的蘿拉回到亨利身邊，「現在呢？」

「我要四處看看。如果有什麼隱蔽的洞穴入口，應該不難找到。」

蘿拉挑起眉，碧綠的眸子閃爍著興味。「打混不想紮營，嗯？」

「嘿！那是我們付錢聘請他們的原因呢！」他轉向附近一個獨自坐在石頭上的男人。「傑克，你呢？要跟我一起去看看嗎？」

那第三位美國成員自兜帽的帽沿下看著他們，「給我個機會喘口氣，亨利！我想我還是在這邊等著喝杯煮沸的咖啡。」

「你連到西藏來都斷不掉咖啡因癮，嗯？」夫妻兩人把傑克留下，一起走上斜坡時，取笑地彼此翻了個白眼。「那些年他老是告訴我們，說我們太蠢了才會想要找到亞特蘭提斯，等我們終於靠著線索來到這裡，他又哀求我們讓他一起來……而當我們就在門口了，他卻決定要喝杯咖啡休息一下！真是奇怪。」亨利說道。

「沒錯，而花了二十年跑遍全世界在尋找傳說，我們這樣就不是怪胎了？」

「這個嘛，只要我們找到亞特蘭提斯，我們就不是了，不是嗎？我們將變成有名的考古學家，繼……」

「印第安那瓊斯之後？」

亨利露齒一笑。「我要說的是海利希·謝里曼⁵，不過印第安那瓊斯也可以。妳覺得我戴軟呢帽好看嗎？」

蘿拉將他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覺得你穿戴什麼都好看。不穿，也好看。」

「別耍嘴皮，老婆。等我們到溫暖一點的地方再說，不然至少要有熊熊的火堆。」

「我等著，火堆聽起來真浪漫。」他們繼續攀上岩石，雪在他們的腳底下嘎吱作響。幾分鐘後，亨利停了下來，眼睛注視著岩壁。

「有什麼東西嗎？」蘿拉問。

「這些岩層……」他指著岩壁說道。幾十億年前，歐亞板塊擠壓的巨大力量，造成喜馬拉雅山隆起，也使得岩層變形，因此它們幾乎都是垂直的，沒有水平的。

「岩層怎麼了？」

「如果妳搬開這堆石頭，」亨利邊說邊走向一堆粗石，「我想妳會看到一個入口。」

蘿拉從他的肩膀上望過去，在交疊的地層中看到一片絕然的黑暗。「有大到可以進去嗎？」

「試試看不就知道了。」他搬起石堆最上面的石頭。當他將石頭扔開時，雪塊跟細石紛紛掉落。「來幫忙一下。」

「哦，所以你付錢給本地人要他們紮營，但到了像搬大石頭這種事，你就拉你老婆來做……」
「這裡一定發生過崩塌，這兒只是入口表面。」他把更多石頭搬開時，蘿拉也在旁邊幫忙。

5

海利希·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發現特洛伊遺址的德國著名考古學家。據說他對於亞特蘭提斯也多有發現，因為他的孫子曾在《紐約美洲報》發表文章，說他祖父遺留下來的資料裡面，對亞特蘭提斯多有推論。

「妳打開手電筒照照看，看看能看到多遠。」

蘿拉取下背包，拿出一把美格光（Maglite）手電筒，並打開朝洞裡照去。「我看不到底，」她頓了頓，然後大喊，「呦呼！」一個微弱的回音從黑洞裡傳了出來。亨利翻翻白眼。「嘿！抱歉。」

「不管怎樣，裡面看來挺大的。差不多跟妳的嘴巴一樣大。」亨利說。蘿拉聞言，輕打了一下亨利的後腦勺。「我想要是我們能把這顆石頭搬開，我們說不定可以擠得進去。」

「你的意思是我說不定可以擠得進去吧？」

「這個當然了，女士優先嘛！」

「愚蠢的騎士精神。」蘿拉開玩笑地抱怨著。他們一起抓住那塊擋路的石頭，然後雙腳撐住，使勁搬挪。一開始，石頭紋風不動，而後惱人的刺耳聲響起，石頭被移開了。此時可見這個缺口高約三英尺，最寬處超過一英尺，頂端尖細。

「妳進得去嗎？」亨利問。

蘿拉把手探進洞裡，感覺了一下裡面四周圍。「挺寬的，我想我過得去。」她傾身靠近，將燈光往裡照了照。「你說的坍方是對的，裡面很陡。」

「我替妳繫上繩子，」亨利說著取下他的背包，「一有什麼狀況，我會立刻把妳拉回來。」在把繩子繫上安全帶之後，蘿拉將頭髮綁成馬尾，然後小心翼翼地把腳先跨入洞內。到了裡

面後，她謹慎地站穩，並留意腳下鬆軟的地面。

「妳看到什麼了？」亨利問道。

「目前為止只看到石頭。」等眼睛適應了洞內的黑暗後，蘿拉打開手電筒又看了看，「底部有個比較平坦的地面，看起來像……」她再次舉起手電筒，光圈落在岩壁上，緊接著，光圈便消失在

黑暗中。「這裡有個挺寬敞的通道，不過我不知道走下去有多深，那是條很長的通道。」這時，她的聲音裡充滿了興奮，「我想那是人工的！」

「妳下得去嗎？」

「我試試看。」她試探地跨了一步，兩手抬高以保持平衡，但碎石子鬆動著往下滾落。「地有點鬆軟，我可能得……」

隨著嘎吱聲響起，她右腳下的大石頭鬆動了，她驚訝地往後倒下，無助地倒在斜坡上，手電筒則「噹啷」一聲掉下，光線往她的前方照射。

「蘿拉！蘿拉！」

「我沒事，我只是滑了一跤而已。」她站起來，身上的厚重衣物使她免於跌得鼻青臉腫。

「要我拉妳上來嗎？」

「不用，我沒事。反正我已經下來了，就乾脆四處看一看。」她彎身去撿掉落在地上的手電筒……

就在那瞬間，她察覺到她不是一個人。

那片刻她震住了，比起害怕更多的是震驚。而後，好奇心戰勝了一切，她小心翼翼地舉起手電筒往四周照了過去。

「親愛的！」她呼喊亨利。

「怎麼了？」

「你記不記得那支到西藏來，最後卻無消無息、不知所蹤的那支祕密納粹探險隊？」

「哎呀，妳知道的，關於那些事我全都忘了。」他語帶嘲弄地大聲回應道。「為什麼這樣

問？」

「我想我找到他們了。」蘿拉語帶得意地說。

洞內有五具屍體。死亡原因很快就確定了，他們不是被堵住出口的大石頭砸死的，從近乎木乃伊化的屍體研判，最可能的死亡原因是他們暴露喜馬拉雅山的寒冷之下，這原因也保存並乾燥了這些罹難者。當其他探險隊員去調查這個悶靜的岩洞時，這對夫妻將注意力轉向這幾具屍體上。

「一定是當時天候起了變化……」亨利一邊在提燈的光線下，蹲下來檢視屍骸，一邊若有所思地說道，「他們就躲進這個洞穴避難，結果再也沒能出去。」

「被活活凍死？我可不要這種死法。」蘿拉扮了個鬼臉。

一名叫梭楠的西藏人從通道下方呼喊著：「韋德教授！這兒有些東西！」

韋德夫妻兩人離開那些屍體，往洞穴的更深處走去。如蘿拉先前所想，這條通道完全是由人工從石頭中鑿出來的。約再往前三十英尺處，其他探險隊員的手電筒光束，照亮坐落在盡頭的那樣東西。

這是座廟宇——又或者是座墳墓。

傑克已經在檢視這個位於方形石室中央，看來像祭壇的東西了。「這不是西藏的東西，」在亨利跟蘿拉抵達後，傑克說，「這些上面的文字是……格婁澤文，或是某種變體文。」

「格婁澤文？」亨利又驚又喜地說，「我一向都說格婁澤文最有可能是亞特蘭提斯使用的語

6

格婁澤文 - Glaze 石器文明，位於法國中部，出土的東西有格婁澤文字碑（石）。